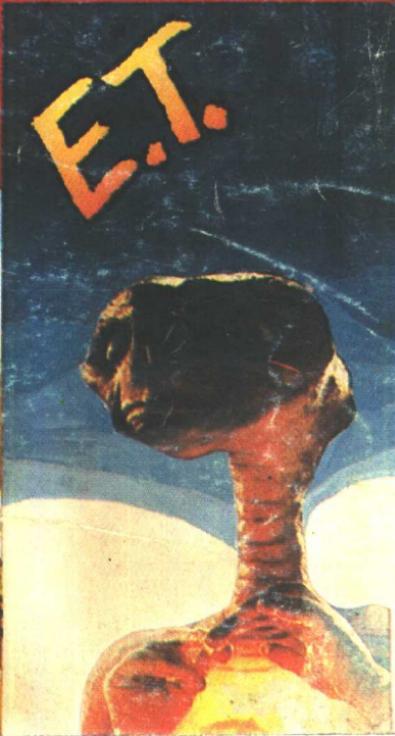


# 外星人

● [美] 威廉·寇兹威克 著  
● 施寄青 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外星人

〔美〕威廉·寇兹威克 著  
施寄青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济南

## 外星人

〔美〕威廉·寇兹威克著

施青青译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临沐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4插页 118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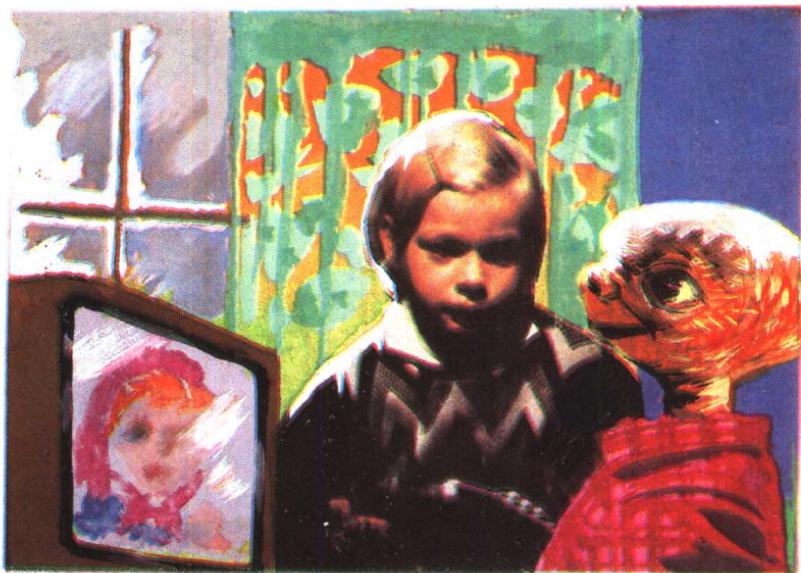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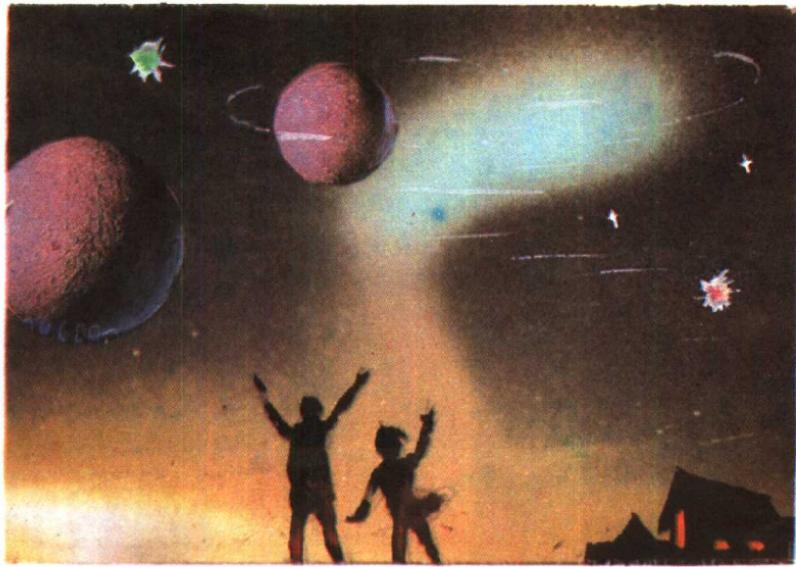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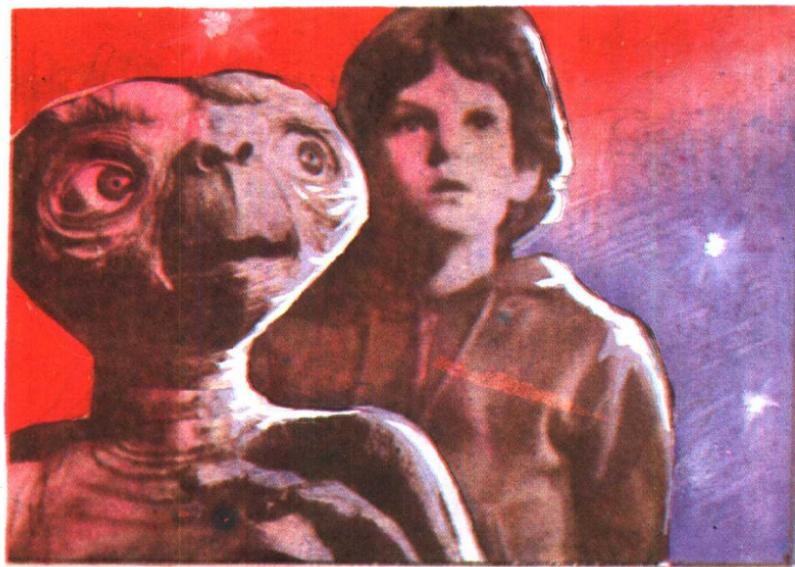
ISBN 7—5329—0264—1

1·286 定价：2.05元









## 主要人物表

外星人(E. T.)

来自天空的植物学家。

伊力(Klloitt)

外星人的好朋友，一个地球孩子。

迈可(Michael)

伊力之兄。

葛蒂(Gertie)

伊力之妹。

玛丽(Mary)

伊力之母。

蓝仕(Lance)

伊力同学。

钥匙(Rey)

为一个专门找寻外星人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绰号。

“迈可，记得那个小妖怪吗？”

迈可正要出去踢橄榄球，被他弟弟拦住。

“我一定要给你看，”伊力说，“不过他是我的。”

“好吧！好吧！但是快一点，是什么？奥纳还是什么？放在你房间吗？妈会宰了你。”

伊力领着迈可走过走廊。“脱掉你的整麻。”

当他们进房间时，他说，“你会吓倒他。”

“伊力，别拉！”

伊力领他到衣柜门前。“闭上你的眼。”

“为什么？”

“迈可，你反正闭上就是了！……”

太空船悠悠的飘浮着，发出一道淡紫色的光，降落在地球上。如果有人正好来到着陆的地方，一时会以为是个巨大的圣诞树上的装饰物从夜空中落下来，因为太空船是圆的、反光的，上面刻满细致的哥德式图案。

船舱外像钻石尘般闪烁着悦目的光辉，令人不免对这个装饰物的钩会多看一眼，它会悬挂在遥远的银河中。不过附近并没有人，这艘船是有意降落在此的，高智慧的指挥绝不会发生导航的错误。但现在却有个错误正要发生……。

舱门打开了，船员们走出来，用一种形状奇怪的工具探测着地球，像一群小侏儒在朦胧月光映照的花园中锄地。当轻雾偶尔散开时，太空船发出的柔和光辉照在他们身上，才看清了他们不是侏儒，而是一群更具有科学气质的生物。他们在采集标本，花、苔藓、灌木、树苗。他们畸形的头，下垂的手臂，圆胖而像锯短的身子，会使人想起仙境中的小妖怪，而他们对植物所表现出的温柔和细心，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附近有地球人在观看的话，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不过既然附近没有任何人，所以这些从太空来的妖怪植物学家大可以安安心心的工作。

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会被一只啪啪飞过的蝙蝠，或一只

啾啾鸣叫的猫头鹰，或是远处传来的狗吠声给吓倒。这时，他们的呼吸会加速，一股蒸腾的雾气，会从他们的指端或脚趾流出，笼罩着他们，掩护他们，使人看不见他们，而即使有一个在月光下踽踽独行的夜行者经过，也不会察觉这一群船员从古老的太空降落至此。

太空船又是另一回事。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的圣诞树并不常落在地球上。它们的出现会被雷达、军事设施或其他侦察的装置察觉出，它太大了，不可能看不到。更没有一层保护的雾可以把它完全遮盖住，或隐藏在夜树中。所以，随时会有不测发生。政府的车辆已经出动了，专家们正加夜班，坐在车中，用雷达互相通话，向这个巨大的装饰品包围过来。

不过，这些矮小的老植物学家们并未真正受到干扰，他们知道在地球车辆所发出的粗糙和笨拙的声音传到他们的耳朵中时，他们可资利用的时间还有多少。他们以前来过这里，因为地球很大，有许多可供采撷的标本，如果想搜集完全的话。

他们继续搜集标本，当他们如获致宝的捧着从地球土地中挖出的宝贝回到船上时，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一层雾气来。

他们走上舱梯，走入发出朦胧光辉的可爱的装饰物的内部，他们漫不经心的穿过可称为科技奇观的波动走廊，来到船的中央奇观处。这是一座壮观的地球植物大教堂。这个巨大的温室是太空船的中心，也是他的目的，它的特征。这儿有印度珊瑚礁湖中的莲花、有非洲低地的羊齿植物、西藏的小莓子，美国乡下路边的黑莓树叶，事实上，可以说凡是地球上的植物应有尽有，不，只能说差不多都有，因为这个工

作还未完成。

每种植物都生长得欣欣向荣，如果有个地球的植物学专家走进这座温室，他会发现有些植物是他从未看见过的，除了看见过它的化石外。他的眼珠子会看得凸出来，那些恐龙吃过的植物，还有一些无法计算出年代的地球植物竟然都活着，他会昏倒，而那些太空植物学家会用巴比伦空中花园中生长的草药给他闻，让他醒过来。

从风扇似的顶篷线滴下露水来，其中含着滋养护品，滋养护品生长在太空船中心无数的植物，也是收藏最完善的地球植物标本，这些标本像地球一样老，象这些矮植物学家一样老。他们来来去去的，眼角的皱纹和化石一样，刻蚀着漫长岁月的痕迹。

其中一个走进来，带来一株当地的药草，它的叶子已经垂下来，他把它放进一个盆子里，注入一种适合它的液体，叶子立刻活过来，根部波动着。同时，在盆上方，从一个有蔷薇形雕饰的窗子射出一道朦胧的光，沐浴着这棵植物，使它直挺挺的站在它的邻居——一株洪荒时代的小花旁边。

外星来的植物学家注视了它一会，看它长好了，返身穿过温室，他在盛开的日本的樱花树下、垂吊的亚马逊花和一些普通的蔊菜下面经过，他拍拍蔊菜，穿过波动走廊，走下发光的舱口。

当他走入夜晚的空气中要去采集更多的植物时，他的身子又流出雾来，缭绕在四周。一个同伴经过他，手上拿着一株野防风草根。他们并没有以目示意，但他们的胸部同时发出红色的光芒，充满他们透明稀薄的皮宵。然后，他们便擦身而过，拿着防风草根的回到太空船，而两手空空的走下岩石

坡，他的心光熄了，身体周围又笼上一层雾。他走入进高过他头的草丛中，来到了红木森林的边缘，在巨树烘托下，显得更矮了。他转向他的太空船，他的心光又亮起来，好象在和太空船打信号，向他坐了无数年的心爱的老装饰物打招呼。在舱内的甬道中，在舱口，其他的心光亮着，像飞舞的流萤。他满意于周围的保护措施，知道在危险来临之前还有时间工作，便走入红木林中。

夜莺唱着歌，昆虫在暗处嘟嘟地鸣着。他在森林中穿梭，他自然膨胀的肚子，掠过森林的地面，像妖怪一样，虽然实质上，这是一种很完善的配合，使他有个较低和较稳的重心。不过，这不是地球人所能接受的样子，一对大而有蹼的脚，支撑着低垂的腹部，一只像猿猴一样的长臂。因此之故，他和他同伴成了人类眼中百万年的怪物，他们决无意和地球上的任何东西打交道，除了植物以外，这也许是一种失败，但他们早已由监视设备知道，他们美丽的太空船是地球上人处心积虑要攫夺的东西，而他们是该陈列在玻璃中的标本。

所以这些外星人很小心的行动着，在森林中静静的穿梭着，眼睛搜索着地面，球状的眼睛，异常凸出，倒像只大青蛙。他知道一只青蛙在都市街上存活的机会。当你的鼻子长得像被打扁的芽甘蓝，你整个样子像畸形多刺的梨，人类还能容得下你吗。

他摇摇摆摆的走着，完全鬼鬼祟祟的，膝盖擦过叶子。让太空中其它的访客，更像人类的来做人类的导师吧！他只对这小小的红木树苗有兴趣，他那凸出向上的眼球已经注意这些红木很久了。

他站在红木旁边，小心的检查它，然后掘出来，以他沙

硬的太空舌头，喃喃的说着一些不可思议的、非地球上的话语，但红木似乎了解，它的根部一放到他满布皱纹的掌中便待到了滋养。

他转过身来，一道微弱的光芒射入他眼中，那道光吸引住他，它是来自树林外的山谷中，他对它早以感到好奇了。今晚是他最后的机会去探查，因为他的太空船要离开地球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下一次地球植物起了大变化时，这一段时期很可能要历经几十世纪。今晚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去偷窥那些窗子了。

他爬出红木林，从山边一条防火路下去。山下昏黄的灯海令人着迷。他经过防火路，肚子划过低矮的树丛，在返回太空的漫长的航程中，他得有点东西说给他的同伴听，那就是告诉他们他到那一片灯光处的小小的冒险。一个孤独多刺的梨子在人类的路上滚动着，埋在那经年累月皱纹下的眼中发出了微笑。

他悄悄地走下防火路，用他那有着长趾和蹼的脚走着。他的外形不适合地球。他的样子是由于他所居住的星球形成的。在他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种流动的环境，行动是滑行的，只偶尔需要在坚实的地面跋涉。

山下人家屋内的灯火明灭着。他自己的心光也发出象红宝石一样的光反应着。他爱地球，特别是它的植物，但他也爱人类，每当他的心光亮时，他真想教导他们，指引他们，把他所累积的千万年的智慧传给他们。

月光映出他曳足而行的影子，头的样子像个茄子，架在一根长茎上。耳朵隐藏在他头后的褶层中，像赖马豆刚发出的嫩芽。像他这样子，如果出现在联合国的大议事厅中时，

只会招来哄堂大笑。若人们嘲笑他那似梨子的外形，那些累积的宇宙智慧又有何用？

他在月光下躲躲闪闪的，继续前进，身边缭绕着雾气，他的脑中接收到从船上发来的警告信号，但他知道还早，这是给他那两脚笨拙的同伴们有充裕的时间来收拾。但他不理会，继续迈出他有趾蹼的怪脚。

以任何地球的标准来说，他的动作是奇慢无比，一个地球的孩子可以比他快三倍，现在正有一个骑着脚踏车向他冲过来，而且越来越近了。

他停下来倾听着。船上的警告信号不断的打过来，砰砰的打在他的心光上，这是警告的密码。太空船轻轻的拍动，要所有人员集合。但还有时间探险，他左右摇摆着。四肢在树叶中游移，蹒跚的走向小镇。他很老了，但他走得很快，速度要比大多数生着一对鸭脚的千万年的植物学家来得快。

他鼓得像圆球似的眼睛滚动者，扫视着面前的天空、树和地面。四面无人，只有他一个，想去一探地球人的究竟，然后向他们道别，坐上他心爱的太空船远离这里。

他的目光突然跳到前方，朝着防火路看过去，那儿出现一道光，紧接着另一道，两道光不知从何处向他射过来，同时，他的心跳进入紧急情况：全体人员回来，危险，危险，危险。

他步履不稳的向后退，由于前面射来的光箭一时不辨方向，那道光速比脚踏车来得快，声音也更大，更具有侵略性。光线刺目，好强的地球光，冷而亮。他一个踉跄，跌入防火路旁的树丛，光线隔断他和他的太空船，切断了红木森林和巨大的装饰物停留的空地……。

危险，危险，危险，……。

他的心光猛烈地闪着：他伸手去捡一根落在路上的小红木树苗，它的根部正向他哭喊。

他伸出长指头来，正想把它捡回来，但强光射过来，引擎怒吼着。他滚到丛林中，连忙用一根树枝遮住他的心光。他的大眼睛一开一合着，静视四面八方，但没有比看到那株小树苗被车辆压过的情形更可怕的了，它的知觉依旧在向他哭叫求救。危险，危险，危险。

防火路上出现了更多的光，那条路一向是空荡荡的，现在却响着车子的引擎声，人的声音，叫嚣着，愤怒着，打算要捕获什么。

他在树丛中挣扎的，当森冷的光线在搜索他时，他用手遮着他的心光。七大银河系中所有的星的智慧也无法帮他在这个异地上移动得快点。他的一支鸭脚，此刻更显得荒谬无用了。他感觉到人类的脚在他们自己的地上迅速的移动着，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他现在才知道自己想亲近他们是一件多傻的事。

他们急促的脚步如雷声般的响着，森冷的亮光在草丛中搜索着，一遍又一遍。他们口中发出怪异的声音，其中一个腰际发出叮咚声来，在一闪而过的光下，这个老植物学家看见那个人的腰上挂了一串像牙齿的东西，很可能是纪念品，从其他不幸的太空生物的口中拔出来的，串成一圈。

时间，时间，时间，船上呼叫着，要最后一个脱离队伍的船员归队。

他躲过射来的光线，来到防火路边。

到处散布着车子和驾驶员。他借着身体所发出的雾气，在月光下轻轻滑过路面，人类引擎所发出的雾气，这种有毒

的云一时增加了他的保护，他滑下一个低谷。

森冷的光线立刻传开了，好似察觉他溜走了。当地球人跳过谷地时，他缩在岩石后面。他的眼睛向上翻着，看到那一圈怕人的牙齿，当它的主人扑向他时，在黑暗中，它像是在对他龇牙咧嘴似的。

他更加缩在岩石后了，雾气弥漫在他身旁，与谷地飘浮的雾气无异，尤其在晚上，雾深露重的时候。是的，我只是一片云。微不足道的地球人，别用你的灯照了。这儿有个长颈子，两足有蹼，长脚趾，像紫色癞蛤蟆的植物。你不懂，我到你们的星球上来，目的是为了在你们完全摧毁你们自己的植物前来挽救它们。

其他人跳过他，在黑暗中发出兴奋的声音，他们很乐于这种追逐而且是全副武装的。

在最后一个人走进森林后，他跟在他们身后跳来跳去。他占便宜的地方是他对这一带地形的熟悉。他的眼睛迅速的滚动着，找寻一条小路，那是他和他的同伴用来载运小树苗的路。

那道粗野的光线又刺穿过黑暗，从不同的角度照过来。地球人现在混乱了。他正走回太空船。

他的心光更亮了，当他愈接近他的同伴时，力量更加大了。他们的心都在呼叫他，还有船上那数千万种的植物，喊着，危险，危险，危险。

他在扫射的灯光下冲过去，沿着森林里唯一的一条路，他的长趾可以感到每一丛纠缠的树叶，每一片蛛网，他可以体会到它们轻柔的信息，使他能加速穿过森林，它们喊着这里走，这里走……。